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### 第四十八回 馬猴大鬧風流院 京城畫影捉小塘

話說捕役把兩個道士帶進院中，狗子向馬猴問道：「你是濟小塘？」老馬猴把頭點了一點，只不言語。捕役說：「大爺，這個老道裝聾作啞，只問小道便知。」世蕃依言說：「小道，你師父可是濟小塘不是？」小猴說：「我師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原是濟小塘。」狗子說：「既是他不會說話，帶他往察院去吧。」軍門的公子說：「且住，久聞濟小塘善變戲法，何不叫他變變大家看呢。」世蕃聞言說：「小道，你師父會什麼戲法，叫他玩上一個。」小猴聞言在老猴耳邊說了幾句，老猴用手比了一比。小猴說：「大爺，我師父要飛琵琶咧。」世蕃說：「好，叫他耍吧。」老猴聽說用手往揆兒菜一指，她懷中的那面琵琶滴溜溜起在空中，左舞右舞只如一個飛鳥一般。眾人看著正然喝采，小道說：「琵琶要下來，美人細看可別打著。」言未盡，喇的一聲琵琶落將下來，把一個摸摸兒菜打倒在地，哀聲不止。狗子大怒說：「好妖道，可害了我的美人了，小廝們快與我拿住。」小廝和捕役一齊動手。小石猴左跳右撞說：「莫要動手，還有好戲法哩。」說看就往席上指了兩指，那些月琴弦子之類一齊亂飛，落將下來把趙文華、軍門公子和嚴世蕃俱各打倒在地。

兩個猴精現了原形，跳在廳房以上嘻嘻亂笑，此時小廝捕役未傷著的俱臥在花陰之下，聽了會子，沒有動靜，爬出來看了看房上坐著兩個猴子，這才把世蕃扶起來說：「大爺，兩個道士變成猴子上了房了。」趙文華、軍門公子和兩個娼妓聽見這話，掙扎起來向猴子往上觀看。狗子看見心中大怒說：「好妖道，焉敢倚仗邪術在此作祟，小廝們快取彈弓來，再傳火器手，用三眼槍打這畜生。」小廝聞言分頭而去，各取了彈弓，又將槍手叫來了，幾名兵士往上亂打。兩個猴左右躲閃，哪裡能打的著。呼的一聲，一齊跳到海棠樹上，把一樹鮮花抓了個稀碎。狗子正然吩咐叫打，忽然間一陣狂風，二猴蹤影不見。

狗子同眾人怔了一會，無可奈何，說：「你們暫且去吧。」捕役說：「小人們奉察院的憲牌拿住妖道，如今叫他逃走了，小人們怎麼消票呢？」狗子說：「這卻無妨，我使人去說一聲就是了，放心去吧。」捕役們散去。

軍門公子因要看戲法，惹了這麼一番風波，自覺顏面無光，告辭而去。剩下趙文華向世蕃言道：「這個妖道實在可惡，怎麼稟知太師本奏當今，畫影圖形拿住這個妖道，碎剝其屍，方解今日之恨。」狗子說：「我想此事內閣不便奏聞。只用稟明家父，叫一個門下奏上一本，連鄒、胡二人一概參在本內，一來出年七的官司，二來除今日之恨。」趙文華滿心歡喜說：「倒是世兄高見。」言罷各自上轎回府而去。

狗子見了嚴嵩，把今日之事說了，嚴嵩立時托了一個門下本奏當今，說：「兩個妖道和鄒、胡二人同謀，無事生非、擾亂人心。」聖上因同謀的話沒有憑據，發下一道旨意，先拿妖道。旨意已下，五城的察院帶著地方書辦齊到嚴府問清白了妖道小塘師徒的形容，叫畫匠畫了圖像，張掛四門，凡有過往僧道對像盤話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濟仙自從差二猴鬧了風流院，聽見外面紛紛傳說要拿妖道，濟小塘自己到了西門上，看了看告示上的言語同那圖像，回到現中和眾道友言道：「如今朝廷指名拿我，雖然圖像是個年老的道士，咱們在此住著也不妥當，不如大家走吧。」言罷告辭了白雲觀的道士，各帶行李出觀而去。及至走到三岔路口，苗仙向教長：「咱是到何方去呢？」濟仙說：「只管前走，自然有個安身之處。」眾人又往前走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蘇九宮自三月二十四日拆了東帖看了看，是至東便門外找房三五間，到二十六日從城南小巷迎接，這一日蘇九宮早在東便門外找了五間閒房，前來迎接。大家會在一處，小塘向九宮問道：「寓所有了沒有？」九宮說：「已現成了。」不多時，一齊進了新找的房子。小塘改為儒家打扮，改姓為齊，稱作三相公。四個門徒也都是俗家衣帽，更名改姓不在話下。

到了次日，小塘向眾道友言道：「今是三月二十七日東嶽廟上大會，大家不免去走走，一來遊玩，一來找個機會好去金殿面聖討個封號。」眾人聽說俱各歡喜，將房門鎖上各往東嶽廟來，不多一時到了神路街的南頭，只見一座松林裡邊搭著許多席棚，俱是酒館，師徒幾人走進一席棚去，就坐飲酒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東嶽廟的地方乃巡視東城的一位察院所管。這位爺姓包，名叫士廉，科甲出身，為人耿直，二月裡方才到任，聽說東嶽廟燒香的盡多男女混雜，常有惡徒借端生事，遂帶領人役親往廟中觀看，到了廟口恭過神像，在門前預備下的棚內坐下，看了多時並無生事為非之人，遂向衙役們說道：「聞聽東嶽廟是個是非地方，本院到此半月連個胡言亂語的也並沒有，以此看來北京百姓還算良善。」有一個多嘴的書辦言道：「北京百姓良善者固多，兇惡者亦復不少，今日老爺在此，誰敢出頭呢？」察院聞聽此言，猛然醒悟。遂吩咐人役站班，自己帶了隨身的家人回到署中，換了一身儒衣，同家人仍向廟來，主僕二人走到棚前，見那酒棚之中吃酒行令甚是熱鬧。這位爺心中想管閒事，遂進酒棚揀了一個乾淨桌兒坐下。僕人要來一壺暖酒，滿斟一杯放在老爺面前。

且說這座酒棚正是小塘師徒們在內吃酒的地方。包爺一行吃酒，抬頭看見小塘，人品下俗，談古論今，甚是有致。遂起了愛慕之心，起身走到近前，拱手言道：「親翁請了。」濟仙一見連忙站起身來往對面一看說：「尊官請了。」包爺笑道：「親翁為何這等稱呼呢？」濟仙說：「在下從無客言，因見尊像非俗，所以這等稱法，若不棄嫌，同坐奉敬三杯何如？」包爺說：「正要領教。」言罷歸坐，包爺居中，濟仙師徒下面相陪。

正然飲酒談論，只聽的外面鑼鼓喧天，甚是熱鬧。小塘說：「這必是賽會的來了，咱們酒已足興，何不大家去瞧瞧呢。」包爺說：「如此甚妙。大家隨喜隨喜。」小塘叫承光算了酒帳，一齊出了酒棚。只見那賽會的一起一起果然齊整，打發過去。